

●生活札记●

甘泉

□张守雨

夜深人静,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放下笔,低头凝望自己的小腿。那里曾是我愿面对的“战场”。一道道因反复抓挠而留下的陈年疤痕,宛如岁月无声的控诉。瘙痒,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煎熬,是理智与本能的激烈较量。这个病折磨了我二十多年。多年来,无论是在会议室里,还是在出差途中,那只手总会不由自主地疯狂地抓挠一阵子,仿佛获得了片刻解脱,实则是新一轮痛苦的开端。

我试过太多的药物。药膏、激素、偏方……每一种都曾让我燃起希望。涂上去的那一刻,清凉如甘泉,瘙痒仿佛被风吹散。可这份安宁总是短暂的几天、几周,最多几个月,“瘙痒恶魔”便会卷土重来。我问医生,他轻叹道:“皮肤病根治不易,你要克制,别总想着它。”可他又怎会知道,那种深入皮下的蚁行感,岂是“不想”就能驱散的?

有一次,我专程拜访一家知名医院的院长,恳切地问道:“贵院名医荟萃,可有专治顽固皮肤病的好医生?”他听后,只是微微一笑:“皮肤病是个顽症,很多并非仅靠药物就能解决。”他的笑容中,既有坦诚,也带着无奈。那一刻,我恍然大悟:有些病,并非医学无能为力,而是我

们忽视了问题的根源。

还有一位老中医曾告诉我:“皮肤病要忌口,牛肉、鹅肉、公鸡肉、鱼虾这些‘发物’,吃了容易诱发。”我半信半疑,还是决定一试。一次,我故意多吃了一些牛肉。刚放下筷子,不到一刻钟,小腿便骤然发热发痒,如同无数细针在皮肤下扎刺,瘙痒如潮水般汹涌而来。从那以后,我狠心戒掉了牛肉,也一并舍弃了最爱的辣椒。一时之间,满桌佳肴竟无我可动筷的菜品,只能强忍口水,夹些青菜,喝口清汤聊以充饥。

我曾以为,这将是伴随我一生的宿命。最令我难以释怀的是,就连母亲去世时,在肃穆的灵堂守夜,我也未能忍住。烛火摇曳,哀乐低回,亲人们跪在灵前,默默垂泪。而我却在悲痛与静默中,一只手在小腿上抓来挠去。那一刻,我内心充满了愧疚——在这最为庄重的时刻,我竟无法控制。母亲一生要强,最重礼数,若她泉下有知,又该如何看待我?然而那瘙痒如影随形,它不因悲痛而退却,反而在寂静中愈发清晰,仿佛佛在提醒我:你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牢牢束缚着。

直到今年春天,我有幸参与会见引江济淮部门的客人。会谈间,一位同事感慨万千地说:“我

是引江济淮工程最大的受益者。以前用地下水,碱性重、氟超标,洗完澡皮肤干痒,秋冬时节更是裂口不止,苦不堪言。自从通了地表水,水质变软了,也清澈了,老毛病竟在不知不觉中痊愈了。”他语气平淡,却字字如雷贯耳,震撼人心。

我怔住了,我多久没有挠腿了?细细回想,正是今年4月,亳州市居民用水由地下水全部切换为引江济淮工程地表水的那一天起,那纠缠我多年的“瘙痒恶魔”,竟悄然退场。没有特效药,没有名医,仅仅是一次水源的更替,一场润物无声的变革,便将我苦海中拯救出来。询问其他“痒友”,他们也如我一般,在不知不觉中与“瘙痒恶魔”挥手告别。

过去在亳州工作,最怕的就是洗澡。尤其是那些从外地来的体质易过敏的同事,一接触到本地水,不出几天便浑身发痒,红疹遍布。不少人干脆以“忍”字当头,能不洗就不洗,实在扛不住了,也只是用湿毛巾匆匆擦拭。条件稍好些的,甚至不惜从老家开车运水过来,那一桶桶水,并非用来冲洗,而是“惜水如金”地擦拭身体,唯恐一接触本地水,全身又红又痒,彻夜难眠。洗澡这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在亳州曾是一种奢侈,甚至是一种折磨。

引江济淮工程,从长江下游引水北上,将清澈的江水送入亳州城南调蓄水库。早在2020年6月,引江济淮亳州段就已试通水了,为后续全面切换奠定了坚实基础。如今一期工程全面通水,亳州终于告别了依赖高氟、高碱地下水的历史。汨汨江水穿越千里,润泽着这片干渴已久的土地,更悄然改变了千万人的生活。

引江济淮,过去于我,不过是新闻里的一条标题。如今,它却成了我肌肤上最真实的抚慰,是生活里最朴素的恩典。它不声不响,却以最温柔的方式,治愈了无数人深藏的隐痛。它让孩子们不再因水碱而脱发,让老人不再因氟斑牙而自卑,让无数“痒友”终于可以挺直腰板,不必为小动作而羞愧。

那条从长江奔涌而来的清流,穿越江淮,润泽亳州。它让这座因药都闻名的城市,不再被“水病”所困;让华佗故里的百姓,终于可以用清澈的水洗脸、泡茶、沐浴。它让亳州,这座曾因地下水苦咸而令人望而却步的城市,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

引江济淮,引的何止是水?它引的是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脉动。这水,是大地的血脉,也是党惠及民生的甘泉。

●诗韵潮声●

蝴蝶公园双亭记

(组诗)

□陶长芳

——题记:来城蝴蝶公园有小丘,十米之距,两座亭,一高一低,俯仰而立。低亭先建,名三赏;高亭后筑,似无名。

三赏亭

仲夏的晚风,已在亭下徘徊许久
三赏亭站在山丘上,俯视着低矮的梅林,更低矮的落日与湖水
俯视着那一年春天像落日,突然坠入寂静的湖底
梅枝陡峭
迟来的三月,打开花朵的锁链
许多人
浮出水面,大口呼吸
残剩的春光

无名亭

又一个春天
一座无名无姓的亭,被一坡疯长的梅树
逼上山顶
俯视着三赏亭,以及三赏亭俯视过的人间
从悬崖边转身的人,眼眸淹没了整座城
落日之血迸出梅花的骨朵
一个王者的冠名,已然呼之欲出

双亭记

这低处的,也曾高高在上
争相朝拜的王
这无名的,也曾素心寂然
如孤舟独钓
将一江雪化入壶怀

晚风一吹再吹
我在低处的亭子里徘徊
又拍遍高处的栏杆
——“一无所见的凝望”
一无所见的凝望在哪里?

落日走下天庭,又一次
让湖水淹没自己

全椒菊展观后

□戴荣武

全椒菊展坊间传,花团锦簇色斑斓。
造型奇特夺天工,姹紫嫣红映眼帘。

菊韵流芳人惊艳,秀色可餐醉心田。
秋日赏菊绝佳处,隐逸高洁众人赞。

观菊举首见南屏,围炉煮茶烦恼散。
劝君忙里定偷闲,秋游首选菊花展。

浦口老火车站旧址感怀

□陈俊芳

弥漫百年民国韵,台莲钢轨忆曾喧。
中山枢过传清誉,背影情牵犹觉温。
载尽悲欢轮渡上,镌留岁月站房痕。
空濛微雨笼烟灶,迭变沧桑竟溯源。



●烟火清欢●

烟火里的乡愁

□王文根

在皖东小城全椒的街巷褶皱里,烧饼摊如繁星般散落。可于我而言,老交通局巷口的沈记烧饼,始终是记忆银河中最璀璨的一颗。它以醇厚绵长的香气,编织着跨越岁月的味觉密码,牢牢占据着我心中“烧饼之最”的宝座。

沈记烧饼的绝妙,首在口感的层次交响。指尖轻触饼面,能感知面粉与力道的完美博弈,精选高筋面粉,经匠人三揉三醒,在掌心化作柔韧的面团诗篇。当烧饼邂逅古法炭炉,炉壁的热浪裹挟着果木的炭香,将饼身烘得通体金黄。咬下的瞬间,酥脆的外壳簌簌作响,内里却依旧保持着温润的绵密,即便放凉后品尝,依然酥而不散、软而不塌。芝麻在炭火中褪去青涩,变得饱满油亮,与麦香、葱香交织成令人魂牵梦绕的味觉三重奏。

市井美味的真谛,往往藏在价格里。沈记烧饼始终坚守着两元的亲民价,三个烧饼的温暖早餐,还不到一杯奶茶的花销。晨光熹微的清晨,总能看到行色匆匆的上班族、背着书包的学生,在摊位前排起蜿蜒的长队。那金灿灿的烧饼,不仅填饱了辘辘饥肠,更以平实的温度熨帖着小城百姓的日常。

比美味更珍贵的,是烧饼摊承载的岁月故事。摊主夫妇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早已成为这条巷子最温暖的风景。每日清晨六点,当第一缕炊烟升起,炭炉便开始吞吐着诱人的香气。高峰时段队伍常排出半条巷子,买到烧饼的人眉眼含笑,仿佛收获了一天的好运气;若不幸遇上摊主家中有事歇业,那份朴素的怅然,反而让下次的等待更添几分期待。

沈记的葱油与榨菜双味,堪称烧饼界的经典CP。尤其葱油口味,精选本地小香葱与秘制油酥完美交融,咬开时葱香裹挟着面香喷涌而出。吃烧饼的学问,恰似一场仪式:刚出炉的烧饼需耐心等待,待热气稍散,搭配现磨豆浆或醇厚牛奶,咬一口酥饼,啜一口饮品,咸香与清甜在舌尖共舞。待饮品见底,注入半杯温水轻晃杯身,让残余的豆香与奶香化作最后的甜蜜;再将桌面上散落的芝麻一粒粒拾起,在数芝麻的闲适中,感受“人间至味是清欢”的悠然。最后捧起香茗,吹散飘浮的茶叶,轻啜一口,所有的疲惫都在这口暖意中悄然消融。

追溯烧饼的前世今生,这道传承千年的美食自汉代“胡饼”发端,在岁月长河中不断演变。全椒的烧饼,既保留了古法技艺的精髓,又融入了皖东风土的韵味。老师傅们深谙其中门道:从面粉的精准配比,到面团的醒发时长;从油酥的独家秘方,到炭火的温度把控,每个环节都是代代相传的匠人密码。当饼坯贴入炉壁的瞬间,跳动的火苗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美食传奇。

烧饼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它是镌刻在味蕾上的乡愁印记,是流淌在岁月里的城市记忆。无论走过多少地方,尝过多少珍馐,那一缕炭火烘烤的焦香,那一抹熟悉的市井烟火,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温暖的归处。这小小的烧饼,承载着全椒人的集体记忆,也见证着这座小城的岁月变迁,成为永不褪色的家乡味道。

●文心观澜●

红草“回家”

□徐祥龙



赵永昌/摄

“似竹似苇,又非竹非苇,空心,有节,细如麦秆而质地颇硬,高六七尺,盘根错节,且蔓延滋生。到了秋天,远远望去,疑是世界着了火,十分的好看。”这是钱玉亮短篇小说《红草湖的秋天》里的红草。

钱玉亮是天长老西人。老西门往西,有一面很大的湖——红草湖,湖里长满红草。那时候,红草名贵,镇上派人看湖,不让人随便割,还专门设立草仓库,堆放收割的红草,之后按计划供应相关单位。可湖那么大,红草那么多,哪能看得住?看不住,就会有人偷红草,编红草帘子挑到街上去卖,补贴家用。《红草湖的秋天》讲述的就是西门女人晚上下湖偷割红草又奋不顾身救火的故事。小说写得很迷人,许多外地读者前来天长一探究竟。红草湖让钱玉亮名噪一时,也滋养了天长其他作家。

后来提倡植树造林。于是斩除红草,广栽树木,红草湖变成城西林场。再后来,人们幡然醒悟,发现红草湖是不可再生的天然湿地,红草的文化价值也不容低估,但又不能毁林挖湖。于是大手笔大投入,将城西林场建设成为红草湖湿地公园。为了让红草回归,公园里专门安排地方栽种红草,红草历经磨难,又回到天长人民的怀抱。在天长人民眼中,

红草就像失而复得的孩子一般金贵。

如今,当你走进红草湖湿地公园,不管是北园、中园、南园,还是天长地久文化园,都能看到蓬勃生长的红草。在红草湖公园里,你能看到阔大的红草广场,造型优美的红草钢结构造型、抽象诗意的红草石像、古色古香的红草亭子和描绘红草生长收割储藏使用全过程的红草浮雕,还有专门讲述红草湖故事的红草湖风物馆。红草在公园里有地位有尊严,它们自由自在地生长着,给广大市民带来无限美的享受和潜移默化的艺术熏陶,也给外地游客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作家孙志保在《在天长,与记忆相逢》中说:“红草湖的红草,在我的感觉里,它不只是一种植物,还是一个文学符号,它们与我家乡的渭河岸边的芦苇一样在风中尽情地婀娜,徜徉其中,竟有回到家里的感觉。”

作家曹多勇在《天长有条99公路》一文中问红草是什么草?钱玉亮说,是荻。说到“荻”,让人想到“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这是白居易《琵琶行》里的句子。白居易生于唐朝,天长地名的由来也跟唐朝相关。

从红草湖到红草湖公园,天长安排地方栽种红草,更加热爱自然。红草“回家”,天长更美。